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十二回 丁銀鳳王家招贅 小毛遂伯姪相逢

話說丁銀鳳，住在王家老店，不想到了第二天，竟自渾身發燒，病在這屋中。那老者王會出來一看，知道他夜間受寒，白天兩淋的成病。忙上前一摸他身上，是鍋邊一般的熱。歎道：「銀鳳啊，你是怎麼啦？」丁銀鳳道：「老伯父，這可害了我啦。」老頭說：「不要緊，你病了在我這裡養養吧。」銀鳳伸手取出六兩銀子，說道：「老伯父，您可以拿這個銀子，請醫生與我看病。」老頭答應。從此是給他煎湯熬藥，老頭給他端屎端尿，一展眼就是三個多月。這一天老太太的娘家兄弟來啦。老太太娘家姓楊，他兄弟叫楊忠，楊忠是賣野藥為生。他常上丁家寨，因此認得銀鳳。可是丁銀鳳不認得他。今天他來到屋中，看見了他，急忙到東屋問道：「姐姐，您知道外間屋中坐著那是誰？」楊氏說：「他是一個過路的病人。」楊忠說：「他做甚麼事的？」楊氏說：「他鏢行做事。」楊忠說：「不錯，他是在鏢行。那麼他姓甚麼呀？」楊氏說：「他姓丁名叫丁銀鳳。」楊忠說：「對啦！他叫丁銀鳳，他哥哥名叫丁銀龍，是山東一帶著了名的人物。他武藝能為，比世人都強。我常從他們丁家寨過，所以認得他。那麼他怎麼會來到您家呢？」楊氏便將那經過的事，說了一遍。楊忠說：「是啦。那麼我姐夫，上哪裡去啦？」楊氏說：「他上漣水縣與病人買食物去啦。」楊忠道：「甥女玉蓉，今年也不小啦，何不招他為婿呢？」楊氏道：「你那姐夫眼中並不瞎，想必早已打定了主意啦，大概也就照著這樣去辦。」姐弟這裡說著話。老頭從外邊回來，說道：「屋中是誰說話哪？紮啦紮啦的。那病人還怎麼睡覺哇。」說著走了進來。丁銀鳳道：「老伯父我沒有睡覺，您去看看去吧，屋中您來了賓客啦。」老者來到屋裡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幾時來的？」楊忠說：「我剛來不大工夫。姐夫啊，外邊這個人他是乾甚麼的？」老者王會說：「他是在鏢行做事。」楊忠說：「不錯，他姓甚麼呀，您可知道？」王會說：「他姓丁，病在我這裡兩個多月啦。他說住在丁家寨，現下父母雙亡，只孤身一人。」楊忠說：「他今年多大年歲？」王會說：「他說十八歲。」楊忠說：「歲數倒對，不過他說孤身一人，那可不對。我倒常上他們那個莊兒去，他有一個哥哥，在鏢行作事，人稱神偷小毛遂丁銀龍。他的外號人稱彥章丁銀鳳。您這裡來，我與您說兩句話。」當時將王老漢帶到西裡間，問道：「我甥女今年多大啦？」王會說：「她今年十七歲啦。」楊忠說：「姐夫啊，如今莫如招他為婿。這可是一件好事，可稱起是打燈籠都沒地方找去。」王會點頭微笑道：「不勞兄弟提拔，我早已有了此心。如今正缺少一人，從中說合。你既有此意，那麼你就在此多住些日子吧，容他好了好與他提親。」楊忠答應，從此他也住在了店中。後來丁銀鳳病體完全好了。王老者說：「銀鳳啊，我與你指引一個朋友，此人姓楊名叫楊忠。是我們姑娘的舅父。」銀鳳一聽，連忙上前行禮，遂說道：「我病倒您家，多承你老人家關照，才將我命保住。可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一般。他老人家既是我姐姐的舅父，當然也是我的舅父啦。」楊忠說：「不要客氣啦，實不相瞞，我認識您，您不認識我。我時常到丁家寨去。」銀鳳說：「啊。」心中暗想：或者他與我兄長相認，也未可知。當下沒敢往下再說，他們就坐下用飯。

過了一個來月，這天楊忠說道：「姐夫姐姐，不是愛看練把式嗎？如今有人會練，為什麼不叫他練一趟，咱們看看呢？」王會夫妻說：「誰會練呀？」楊忠回答道：「銀鳳，你可以活動活動腰腿，叫他們看看。」

丁銀鳳答應，收拾好了衣衾，取出刀來，在院中練了起來，三個人一看果然是好，容他練完，四個人一同來到屋中，王會問道：「你與何人所學？」銀鳳道：「與我拜兄所學。」王會一聽點了點頭、假作不知，楊忠說道：「銀鳳我姐夫這裡有個姑娘，你不單知識，我那姐姐到是常見，每日與我那伯兄母做飯做菜。如今我跟你提一件事情，你可不要推托，只因為我姐夫所生一女，今年十七歲，長的如何，咱們先不用說，現在他們打算將此女，許配你身旁為妻。你要不答應他們二老羞臊難當，一定在西裡間上吊。」

丁銀鳳道：「舅父啊，那是我的一位姐姐，我焉肯做那滅人倫之事。」楊忠道：「此言錯矣。這不是你強行，是他二老因無人照管，再說你又無有妻室，正好是一舉兩得。有何不可呢？銀鳳，你要是不點頭啊，你可喪盡天良。你再一走，他家三口，一定是全行死去。」丁銀鳳一聞此言，臊得面紅過耳。楊忠一看，又不好一死的釘問。這才大聲說道：「姐姐請過來。」楊氏來到西屋，又將王會也叫了過來。楊忠道：「銀鳳，快給二老叩頭，答應此事了吧。」銀鳳忙說道：「二位老人家，我可不敢做此事。因為我受了您的大恩，實在不敢應允此事。」楊忠道：「此事出於我們的本心，與你沒有甚麼關係。你要不應，那你就遠走去吧，我三人是懸樑自盡。」說著伸手取出三根纏繩來。楊忠說：「銀鳳，真忍得他們三口人一齊斷送了嗎？」丁銀鳳一看，不由雙眼落淚，連忙跪倒，口中說：「老人家您千萬不可如此，我應允了就是。」當時與二老叩完了頭。王老者說：「快與你舅父磕頭。」銀鳳答應，又與楊忠行完禮。原來那老太太在平日服侍他病的時候，暗中早把他生辰八字問明白啦。便跟他女兒的八字，求人一合，還是上等婚。四水相合，並無妨克。因此這才一死的給他，今日他既然答應了，不由大喜。便來擇選黃道吉日，給他二人圓了房。丁銀鳳不由心中難過，遂說：「嗚，我只可就拿他二老當作自己父母看待吧。」從此他們四口人，還真過得很好。不在話下。

這一天，有掌燈時候，外邊來了老夫妻二人，前來住店。銀鳳一看那老頭兒，用手巾蒙著臉，像是被人打傷的樣子。那老太太也是滿面紅腫，滿身泥土。口稱：「店家，您趕緊開門救命吧！」銀鳳連忙上前將他們讓進來。到了裡間，王會出來看了看，說道：「我看著您面熟哇。」那老婦人說：「王會哥哥，你還認識妹妹嗎？」王會一聽，心中暗想：她能叫出我的名字來，大半不是外人，可是自己一時想不起來啦。遂說：「這位姐姐，我可實在想不起來啦。」那婦人說：「真是貴人多忘事，你可記得生養玉蓉的時候嗎？那不是我接的生嗎？」屋裡楊氏一聽，連忙出來。說道：「那麼那位可是李德山，李大哥嗎？」那老頭道：「正是我呀。」楊氏問道：「你夫妻為甚麼落到這步天地？」李德山道：「不用提了，你那姪媳婦被惡賊給搶了去啦。他們一死的要殺我，多虧你嫂嫂跪地苦苦的哀求，才保住生命。如今將我左耳削去，我用手巾這裡包著啦。」旁邊丁銀鳳一聞此言，不由大怒，忙問道：「這一位大娘，但不知被哪裡賊人所搶？」老太太說：「從此西北，有個荒草山，那上頭住了許多匪人，是被他們搶了去啦。」楊氏道：「那麼你們上了哪裡啦，怎被賊人搶去。」李德山說：「唉！您是不知。只因你嫂嫂，帶著兒婦住娘家，一去三日未歸。我放心不下，這才套車去接她們，原來在那裡會上了親，所以耽誤著，沒回來。不想今晚我們吃完飯，一同回來。可巧，就遇見山寇了。本來那荒草山，不打搶過客，攔道劫人，因此我們放心大膽的從那裡經過。當時到有五六個賊兵在山口站著，我們趕車過來，他們就往山裡去啦。不想來到了南山口，忽然過來幾個人，各執明亮刀槍，攔住去路。內中有一個頭目之人，橫眉立目，要搶我那兒婦。我夫妻不答應，他將我二人弄得如此模樣。後來還是被他們把人搶走了，還削了我一個耳朵。」丁銀鳳大怒，問道：「荒草山離此地多遠？」王會說：「離此地約有五里多地。」李德山道：「我認得那小子，他叫小喪門張燕。」

書中暗表：荒草山上原有三家寨主，這全是二寨主與三寨主私自在外做的事，大寨主不知道。大寨主便是鬪海白猿焦豹，乃是揚州焦家林人氏。他路過荒草山。那二寨主金毛吼王德與張燕，二人下山來劫路，被焦豹把他們戰敗。這才請他上山，充當大寨主。他們兩個人，乃是吃渾錢的。綠林人名冊子上，沒有他們兩號人。自從焦豹來到山寨之上，從新改了規矩。王德讓他為大寨主。焦豹對他們說：「你們武藝淺薄，不准私下山斷道劫人。要打算去做事，可以先稟報我知道。要不不叫我知道私自去做買賣，那時我可全要了你們的命。」二人答應。可巧這一天焦豹下山訪友去了，天晚了，還沒回來。有那嘍兵壞的主兒，進來稟報說：「西山口來了一輛轎車。上面端坐一個少婦，長得容顏貌美，足下窄窄的金蓮。趕車的是一個老者。趁著大寨主不在山上，何不下山將她搶上山來，做一名壓寨夫人呢？」王德一聽大喜。急忙與張燕弟兄二人，帶著嘍兵下山。來到南山口，便將他們攔著了。李德山一看，忙說道：「嘔！這不是看青的王德嗎？」王德說：「呸！我的名字，也是你叫的嗎？你休要胡言亂語，趁早將此女留下，萬事皆休。不然我是要你的狗命！」德山一見，忙跪倒塵埃，哀告道：「王寨主啊，請你放了我們合家三口吧。」王德大怒，上前一腿，竟將李德山踢倒。叫人給捆上了，舉刀要殺。老太太跪倒說道：「大王爺呀，您千萬的留下他的命吧。」張燕說：「胡

說！來人先把那少婦掠上山去。」說著手起一刀，先將套車的驢頭砍落，那死驢脖子就栽倒啦。眾羅兵上前，便將少婦拉下來，向山上而去。王德道：「本當將你這老兒剝成肉餡，看在你的老婆身上，暫且饒你一命。不准你們在外說是我們搶的，如果說出，我全要了你們的命。此時可不能白白的放你。」說著揪了左耳，「唸」的一刀，耳朵就掉啦。那張燕是左右開弓的打了那老太太一頓，他們才走啦。

李德山夫妻二人無法，這才來到王家店。向王會夫妻一述說此事經過。丁銀鳳一聽，在家的時候，聽說過有這一個焦豹，諒他也沒有多大的能為，自己有意要管。那王會看出來，遂說：「銀鳳啊，可不准你管。如果要管也可以，必須明日白天，先去漣水縣報案。你幫助他們去剿滅才成。」丁銀鳳連連答應。少時天有二更，銀鳳說：「四位老人家，在此說話吧。我要到西間睡覺去啦。」王會一聽，心中放心，自然是許他去睡。他到了西間，將荷葉門帶好。王會還不放心，將門扣好，軟簾放下。那銀鳳到了屋中，將大枕頭放在被褥裡頭，用小頭枕墊好。又拿過大氅來，蓋在被上。然後換好了夜行衣，背上了刀，取出匕首刀來，劃腳窗戶，推開便出來了。飛身出去，直奔西北方面去。

如今說王德他們將少婦搶到了山上，放到後寨，他要立逼成親。正在此時，外面有人說：「大寨主回來了。」王德一吩咐：將大躺箱的東西搬出，將少婦便藏在箱子裡了。他要出來，忽聽院子裡有人說道：「好個賊人！你也敢搶少婦！」王德一聽，先將燈吹滅，然後提刀正要出去。背後張燕說聲：「且慢！待小弟前去殺他。」王德說：「你要小心了。」張燕縱身形跳到院中，軋刀一站。丁銀鳳抬頭一看，見出來這人，也就在三□里外，穿金掛翠。忙問道：「對面甚麼人？」張燕說：「我姓張名燕，外號小喪門的便是。你是何人？也敢三更半夜，來到荒草山，真乃大膽！」丁銀鳳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你們膽敢在此地插草為標，佔山為寇？」張燕說：「你是做甚麼的？」丁銀鳳說：「我乃是開店為生，住在上三畝園。只因有住店的二老，言說她兒婦被你等劫來。想你等這個行為，令人有氣。離我眼前□里開外，去做去，二太爺不管。」張燕說：「我看那車輛上女子長得好，你家三寨主，才搶來受用。你這不是三個鼻子眼兒，多出一口氣嗎？」丁銀觀說：「小輩，你們膽子可真不小！待我將你繩捆二背，送到漣水縣，前去原案。」張燕說：「你滿口胡言亂道，別走你看刀吧！」說著舉刀擡頭就砍。銀鳳也是淫賊不讓，因為他敗壞好人家兒女。見賊人刀到，忙往旁一閃，抽刀換式，二人當時打在了一處。兩個人也就有六七個照面。丁銀鳳這回托刀一紮他，是個虛式。張燕往旁一閃，托刀往他中臍一紮。銀鳳一看他。忙用刀往下一掛他的刀，刀背對刀背，「噲啞」一聲響。他跟身一進步，左腿就入在他的襠裡。雙手抱刀施展鳳凰單展翅，往外一推他刀，張燕連忙往後矮身。銀鳳兜住他腳後跟，賊人縱出去有五尺遠摔倒在地。銀鳳口中含刀，上前按住，摘絨繩，便將他綁了。站起刀交右手，大聲說道：「我看那個人敢與他鬆綁。」此時王德也出來了，大聲說道：「好一個大膽的丁銀鳳！你敢來到荒草山撒野，將我三弟綁了，休走看刀！」說話提鋸齒刀上前來戰。此時丁銀鳳很是為難，你說前去對敵吧，又恐怕他們兵卒過來與他解綁繩，自己無法，這才上前來戰。有兩個後兵卒站在張燕旁邊。張燕說：「兵卒們，你還不與我解開，等待何時？有一個兵卒，剛過去毛腰要解，丁銀鳳回來又來不及。一想：也罷！待我治死一個，好振作振作他們。想到這裡，伸手登鏢一甩腕子，「唸」的一聲，直奔兵卒的脖子打來。兵卒一閃，那鏢就打在右耳底下，「唸唸」一聲，兵卒連話都沒出來，當時死屍就倒在地上了。丁銀鳳鏢打賊兵，回頭問道：「對面賊人，你姓字名誰？你家二太爺刀下不死無名小輩！」王德說：「你家二寨主姓王名德，外號人稱金毛吼。休走看刀吧！」丁銀鳳一見，連忙閃身形，躲開了此刀。王德使了一個轉環刀，就是兩下，丁銀鳳又都躲過去了。銀鳳忙說：「且慢動手，我看你不像酒色之徒，為何與他作主哇？你家二太爺先讓你三招，你要再過來動手，可要小心你的人頭。」王德說：「小輩你休要誇海口，上前來動手，你家二寨主刀下不死無名之輩。」丁銀鳳一聽大怒，上前進招，兩個人便殺在了一處。王德看來人武藝超群，自己這才使出絕命三刀。他是舉刀直砍銀鳳，叫他無處閃躲。丁銀鳳一見，急忙使了個鐵板橋的招數，然後左胳膊一拐他，施展八卦滾輪刀，右手使刀向王德攻了進來。王德往上一縱身，稍微慢了一點，那刀尖就在右腳上划上啦。賊人腳帶重傷，立足不住「噲啞唸唸」，人暈倒在地，刀就出了手啦。銀鳳一見，急忙縱起身形，托刀就紮。此時那小喪門張燕，從後面一聲沒言語，托刀就刺他。那丁銀鳳一聞耳後帶著風來到，連忙向前一跳。「唸唸」一聲，一刀刺在王德的腿上。銀鳳回頭說道：「小輩，你休要做那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的行為。」小喪門張燕說道：「逢強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捉。」丁銀鳳說：「小輩報上你的名來，二太爺手下不死無名小卒。」張燕說：「我姓張名燕，小喪門的便是。」說完托刀就紮，丁銀鳳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那王德的刀法，都不足為奇。小輩你這刀法更稀鬆拉。」便用刀背一磕他的刀。張燕忙一坐腕子，刀躲開啦，二人殺在一處。張燕的刀法也不弱。丁銀鳳心中所思：若不與他一個便宜，量他也上不了當。想到此處，步法一亂，用刀一紮他，回身敗走。張燕往前一跟他，知道他要打暗器。誰知銀鳳有手絕藝，是敗中取勝的工夫。那丁銀鳳猛然回頭，看見賊人跟的很近，連忙回身往後縱，一刀直向他頭頂平著削來。張燕一看，連忙往下一坐腰，「唸唸」一聲，竟將他發膽去。銀鳳跟著一掌，將賊人打倒。爭著上前便將他的腿抄了起來，右手一刀，就將他腿紮傷啦，然後將張燕捆好。兵卒一看兩個寨主被獲遭擒啦，大家忙扔軍刃，跪倒一片，苦苦的哀求，說道：「這位大太爺，您千萬手下留情，饒了我們吧。我們大家是迫不得已，出於本心，並不願意在這裡啊。」丁銀鳳道：「那婦人您們給放到哪裡了？快說！」兵卒們說：「現在放到那大躺箱中啦。」銀鳳說：「快去放出來！」當時有那老年的，去到屋中，就將那少婦放出，解開綁繩。丁銀鳳一看，她臉上有一處划傷，尚帶血痕。便取出金創散來，命人給她上好。進到屋中，翻出許多金銀，打成一個小包袱。叫一個兵卒套好了車輛，將二賊扔到車上。令少婦上車坐好。他便對兵卒們道：「你們大家，可以分點東西物件，下山散伙去吧。」兵卒叩謝，大家一哄而散。

銀鳳便令車一直趕到上三畝園，到了店門外，上前一打門。屋中王會正跟李德山說話呢，不時到西屋看看。他知道姑老爺在牀上睡覺啦，自己心中放心。忽聽見外面有人打門，不知何故。急忙出來，開門一看，正是丁銀鳳。銀鳳便叫「將大門開了」，把車趕進店中。那少婦先下車，上前與王會施禮。說道：「老伯父啊，多虧了這位大爺，救了小婦人一命。」王會說：「來吧，快進來。」就將少婦讓進來。銀鳳道：「小婿已將荒草山的二寇拿獲。少時天亮，我便將他們送漣水縣。這是真賊實犯。」王會說：「你不是在屋中睡覺啦嗎？甚麼時候走的呢？」丁銀鳳道：「老人家不知，我是聽見了此事，心中就有氣。進到屋我從窗戶出去的，我既然在這一方向住，豈容毛賊草寇在這一帶騷擾呢。」王會不由心中暗暗佩服，爺倆個進到屋中。那李德山與他兒婦相見，是抱頭痛哭。

丁銀鳳到了西裡間，換好了衣服，外面天已大亮。出來查看，小兵早已走去。他便叫王會趕著車，一同去到漣水縣城而來。將一進東門，就聽路上的來往行人說道：「嘿！你們看上面捆的那兩個人，那一天他搶了我的毛驢。」又有一個說：「不錯，他也劫過我的銀錢。」又有人說：「他也搶過我的東西。」大家紛紛言講。丁銀鳳將車來到□字街前，車後跟來不少的人。丁銀鳳道：「你們大家有那吃他虧的，可以也跟了去，打質對。」眾人說：「好！」當時趕車過了□字街，到了道北衙門，丁銀鳳下了車。早有一人上前說道：「門上哪一位該差，現有一位俠客爺，掃滅荒草山，解交二寇來了。」裡邊官人出來一名王海，上前來問。丁銀鳳還沒說啦，早有旁邊眾人全替他說了。那王海便叫人取出刑具來，當時就手鐐腳鐐的給二人帶上了。王海這才往裡回稟。縣太爺一聽，忙整理官服，迎了出來。丁銀鳳一看，縣太爺面目忠正，是個清官。王會上前行禮，說道：「縣太爺，我王會拜見。」那縣官忙往旁一閃。這位太爺倒痛快，問道：「老者何事？」王會道：「縣太爺，現捉住荒草山二寇，望太爺重辦，要是一放了他們，那時他二人懷恨，不定又出什麼麻煩。」知縣道：「正是，但不知是那位達官，替本縣清理地面，拿住了賊人。」王會回頭叫道：「銀鳳，快上前來見縣太爺。」丁銀鳳連忙過去施禮。知縣問道：「這位達官，貴姓高名？府上那裡？」銀鳳當時說了出來。知縣說：「你貴門戶，我有一朋友，您可知道？」丁銀鳳說道：「我是左□二門第八門。有名的便知，無名的不曉。但不知縣太爺您打聽那一家？」縣太爺說：「此人住家陰縣東門外丁家寨，姓丁名銀龍，在鏢行人稱神偷小毛遂。」銀鳳道：「不瞞您說，那是我近當族的哥哥。」書中暗表：當年小火龍孔容，來到縣衙彩花，被丁銀龍追走，因此留下名姓。今天聽見銀鳳一說，所以想起來一

問。又說道：「達官，你說你姓丁，我有點不信。」丁銀鳳道：「縣太爺如不信，我有個證明。」說著伸手拉出刀來，說道：「請您觀看刀把上，便知分曉。」知縣接過來一看，果然有兩行小字，刻得是丁銀龍、丁銀鳳弟兄執掌丁家寨，左□二門第八門二人為門長。知縣又抬頭看他的面貌，這才知道不假，忙將他讓進去，到了書房，令他落座。銀鳳說：「有太爺在此，焉有草民我的坐位。」知縣說：「不要客氣。」丁銀鳳將刀接過，歸入鞘內，這才落了坐。那知縣一問他為甚麼來到此地，銀鳳便將自己的來厲，詳細細細的說了一遍。知縣不由點頭贊美。銀鳳道：「縣太爺請你重辦那二寇，免得他們出去再滋生事端。還有一節，請您派人去搜一搜二寇的身上，有沒有薰香盒子等物件，如要有那可是蓮花黨。」知縣點頭，當時派人到班房一搜，果然二寇身上全都有，遂將二寇押下南牢。丁銀鳳告辭，隨同王會回到店中。那李德山夫妻是千恩萬謝的，帶著他兒婦，回家去了。

銀鳳便將帶來的金銀物件折賣了，從新修蓋起來。大店一新，上面橫著一塊匾，上寫「丁家老店」，牆上是「五路鏢店」，安寓客商。僱了幾個伙計，便安心做買賣，在此落戶了。他是安心敬奉王會夫妻，後來王氏連生了五個男孩，銀鳳是給他們從小就折腰踢腿，將自己兄長所傳的武藝，完全教給他們五個人了。後來王會夫妻死去，由丁銀鳳執掌店務。這一天閒暇無事，夫妻對坐。銀鳳這才將自己離家的實情，說了出來。王氏道：「容等有人，可以向他們打聽打聽你兄嫂可曾在不在。」丁銀鳳道：「我已向人打聽。咱們兄嫂，仍然健在。」

書不可重敘，五個小孩長大成人，銀鳳是每天憂慮兄嫂。這一年青爪熊左林，保著七輛鏢車，路過此地，到了上三畝園的北村頭。他急忙下了馬。看見道東道西，鋪戶不少。抱拳跟人打聽：「此寶地喚作何名？」有人說：「這叫上三畝園。」左林說：「是啦！」心中暗想，何不前去看看呢？這才打聽好了，來到丁家店門口。大聲問道：「店家，你們這裡可有上房？」伙計出來三四個，說道：「達官，您請進去吧。裡邊有上房。」他們這才將七輛鏢車趕進店內。令他們將車擺好，卸下馬來，澆飲喂溜。伙計將達官請到北上房。問道：「達官，您這是從那裡起鏢，往保處去呢？」左林道：「我從青州府東門外，路北三元鏢店起鏢，西川尤家屯落鏢。」伙計又問：「您貴姓啊？」左林說：「我姓左名林，外號人稱青爪熊。」伙計說：「原籍是那裡呢？」左林說：「我本是青州陰縣，北門外左家寨人氏。」伙計說：「是啦。」原來他聽見老掌櫃的說過，他住陰縣東門外。如今一聽他也住在陰縣，這才來到裡院屏風的，用手一叩門。裡面丁銀鳳問道：「外邊誰叩門呢？」伙計說：「是我。」丁銀鳳出來一看，原來是曹伙計。遂問道：「曹三，你有事嗎？」曹三說：「現今咱們店中住一位達官，他住陰縣北門外左家寨。此人姓左名林，外號人稱青爪熊。您何不去向他打聽打聽大掌櫃。」銀鳳說：「好吧你頭前帶路。」當下來到外面。伙計上前打簾子，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我們掌櫃的來了。」左林說：「請進來吧。」銀鳳急搶行幾步，跪倒行禮，說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拜見。」左林一見，不由歎了口氣。說道：「二弟呀，你好狠心。只因為與你嫂嫂嘔了一口氣，你就拋家在外，二□多年音信不通。」銀鳳站起身形，連忙問道：「大哥，我那兄長可曾健在？」左林說：「還在還在。你這裡屬那縣所管？」銀鳳說：「屬漣水縣管。」左林說：「你兄長在南門外佔山為王，你可知曉？」銀鳳說：「不知。」左林說：「如今他把山寨讓啦，自己退歸家下。」銀鳳說：「我那嫂嫂可好？」左林說：「已於年前故去了。」丁銀鳳一聽，是放聲痛哭。說道：「我對不起我那嫂嫂。」止淚問道：「但不知留下多少男女孩兒？」左林說：「只有一個八歲女孩，名叫丁小霞。如今他帶領小霞去到李家寨李文生那裡去啦。李文生也有一女，名叫李秀英。她二人拜了乾姐妹。有秀英的娘親，與他們梳洗打扮。」銀鳳道：「左大哥，您到了西川回來之後，務必要從此經過。咱們好一同的回去，看望我兄長。」左林說：「是了吧。」丁銀鳳忙將五個孩兒叫了出來，拜見了左林。後來他在此住了三四天，告辭走時給店飯錢，銀鳳不收，他便給了伙計，做為零錢，竟往西去。丁銀鳳看他走後，來到了後宅，不由心中思想故土原籍。竟自臥病不起，後來醫治無效，一命而亡。

這一天左林從西川回來，到了店前一看：這裡是大辦白事。不由一怔，忙到裡頭一問，原來是丁銀鳳死了。要過藥方子一看，乃是一種思想的病，憂愁死的。左林等他們辦完白事，從此走了。銀鳳的長子丁世凱，外號金面熊，說道：「大伯父您可以請我伯父到我們這裡來住吧。」左林說：「不用，你們不知道，你那大伯父脾氣古怪，住不了一起。你們可要將你天倫的刀，好好保存起來，將來可以相見之時以刀為證。你大伯父也能認你們。」五個人答應。

左林走後，事隔多年，仍不見回音。在他們西邊二友莊，住著有二人。一個叫金棍董相，一個叫單鞭劉貴。二人過莊拜望，弟兄見面很投緣。後來又與中三畝園白面判官徐立會見到一處，弟兄四個人愛好，結為生死弟兄。徐立大爺，二爺丁世凱，三爺董相，四爺劉貴。年多日久啦，他們這三處三畝園聯合到一處了。他們哥四個，每日是教給莊人打拳踢腿，練得成了鄉團啦，互相保護。後來漣水縣下來通知，說上諭下來，八主賢王府失去了鬧龍寶鏡。宮門鈔上寫著回漢兩教，僧道兩門。或是會練武之人，若將寶鏡得住，賊鏡一人都，是大功一件，他們就全知道了。

這一天晚上，左林丁銀龍，前來住店。杜林取笑丁世安，這才引出伯姪相逢。丁銀龍來到店中，吩咐趕緊擺酒，事情緊要。世平一見，知道不是外人啦，這才出來命人將繃腿繩、絆腿鎖等，全行撤下。丁世凱便命廚房，早行預備酒席。酒菜做好，一齊擺好，大家入座吃酒。酒飯已畢，獻上茶來。銀龍便將世凱弟兄五人，與杜林相見禮畢。丁銀龍道：「杜林呀，你必須上何家口去一趟。先令姜文龍、姜文虎看守孔良孔玉；叫老家人何忠，看守大門。」囑咐好了他，杜林這才出店。丁世吉、丁世塵弟兄送到店門外。二人說：「兄弟，你多受累啦。」杜林說：「這倒沒有甚麼的，咱們回頭見啦。」說完告辭，離了上三畝園，直奔何家口而來。施展夜術的工夫，少時來到何家口。進到店中，與大家相見。他一看石祿沒回，忙問道：「我石大哥呢？」劉榮說：「沒回來，你就不用管了。」杜林便將上三畝園之事。敘說了一遍。眾人一聽大喜。此時天已三更，大家收拾俐落，出了店，向前而來。杜林道：「今夜可不是跟我叔叔老爺們誇海口，也不是比腳力，咱們快走一回吧。」說完他一毛腰向前飛奔，那劉榮與他走到一處，可沒使出絕藝。再使絕藝，杜林也不成。他們二人走一刻鐘，便領等一等眾人。三四次便來到上三畝園。一齊到了店門外，上前叩門。有丁世慶上前開了店門，眾人往裡，到了北上房。丁銀龍便對他人大家一致引，該長輩該平輩，全見禮畢。大家是一陣大笑。

丁世凱問道：「列位叔父、伯父、哥哥兄弟們，但不知是那一位是原辦寶鏡？」李翠雲龍二人說：「是我二人。」丁世凱為盡交友之道，要保他們徐家滿門，這才跪下求道：「我那大拜兄徐立，為人最孝。奉母命，金盆洗手，請過轉牌。下三門全到了，就剩李玄清、鑽雲燕於良、一文錢謝亮，下三門的門長，他們沒來。竟在西川地面獨立蓮花黨，販賣薰香蒙汗藥。不論他是那路的人，只要身帶薰香，就得歸下三門的門長所管。那轉牌沒到普蓮那裡去，他以為小看了他，所以他記恨前仇。我那大拜兄徐立，悶在家中坐，是禍從天上來。」魯清道：「世凱你先來，事款則圓。你幫助我們只要將賊拿啦，得回寶鏡，從我這裡說，能可以設法，請王爺赦去了徐立滿門。」世凱說：「謝過了叔父。」說完，站了起來。又說道：「事在緊急，我這就得走。」魯清說聲「且慢！那西川路的賊人，向來是疑心太大。你去了之後，倘若被他看破，那時可有危險。再說那三個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倘若出了意外，那可就麻煩了。再者說，你到了那裡，你可怎麼說呢？」丁世凱說道：「我就說買了點地，叫我徐大哥前來替我鋪紙寫字。」魯清連連擺手，說道：「此計不成。別人不用說，那普蓮猜疑心最大。倘若被他看破，你二人與他家中人全有性命危險。你等一等我問問你，他家中都有甚麼人？」世凱說：「那裡有我的義母、賢嫂，還有一個丫環、一個婆子、一名老家人。」魯清說：「好，你到了那裡，就說你的店中來了一位醫生。家傳的醫藥，能治諸般勞症。暗中問寶鏡在他家否，如果賊鏡全在，你也快回來，就說徐母病體沉重，回來我們大家好一同前去。」丁世凱是連連的點頭，轉身形將要走。杜林連連擺手，說道：「不成不成，魯大叔，這不是當著我爹爹，我在背後還給您磕了頭啦，拜您為師。如今一看您的壞，還是不成，必須看我的。」魯清說：「那麼您說出一條計策，我聽一聽。」杜林道：「您要拿普蓮當三歲的玩童看待可不成。他從西川來到山東地面，執掌打虎灘。錯非他有好算計，能成不能成，一說這樣的去，他怎不犯疑心呢？這件事要是據我想，必須有您的身上，暗帶短小的軍刃，然後您拿好了一蒲包茶葉、一匣子點心，要是到了那裡，必須如此如此的說法，使他不疑。再到後宅做為與老太太上壽，到後面問明白寶鏡可曾在他家。

如果在他家中，您還是到前邊相候。他們如果看出，與您動手，必須如此如此的對他說，自可免去他的猜疑。三賊要是逃啦，您午前回來。如果賊逃鎧全在那裡，設法拌住他們，天到定更，我們大家是一齊到中三畝園去。咱們伸手拿普蓮，那時他絕逃不了走，想逃走是比登天還難。」

丁世凱一聽，這才圍上三節亮銀鞭、一個點心包、一個茶葉包，由家中起身趕奔中三畝園徐立的門首來。此時也就早飯之時。來到徐家門外，將週身的塵土擲了擲，這才上前叫門。裡面有人問道：「外面是丁大爺嗎？」丁世凱說：「不錯是我。」老頭一聽是主人拜弟一邊開門一邊在裡面說：「悶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。」丁世凱說：「我正為此而來。」徐忠一聽甚喜，忙來開大門。那西屋普蓮聽見外面有人叫門，便一長腰就站了出來。到了門口說：「老哥哥且慢開門，但不知外面是何人叫門？」徐忠道：「是我家主人的拜弟，姓丁名世凱，外號金面熊的便是。」普蓮說：「他家住那裡？做何生理呢？」徐忠說：「他住家在三畝園，開店為生。來到這裡望看我家主母來啦。」普蓮說：「那麼你與他開門吧。」老家人答應，去開門去不提。且說普蓮，他回到了西屋，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丁世凱此來，定是為我普蓮而來。」黃雲峰說：「豈有此理！您怎麼能知道呢？」普蓮說：「不然，想你我弟兄自從來到徐仁兄家，大門就沒開過。他要出外撒尿，咱們就得看著他；不撒尿都得陪著他，他要是到別的地方去，我全用眼看著他回去。就恐有了意外。」段峰說：「仁兄您太多心了，據我想咱們到這裡是高枕無憂。」普蓮說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們少時看，徐立他出來，將那丁某人讓了進來。要竟與我見禮，不理你二人，那準是為我來的。咱們再想辦法。」按下他三人在背後商量不提。且說徐忠，開了大門，將丁世凱讓進來。世凱問道：「老哥哥方才在門洞與那講話之人，那是誰呀？」徐忠說：「是金花太歲，普蓮普寨主。」世凱低聲問道：「寶鎧在咱家嗎？」徐忠說：「在咱家呢。雲峰段峰也沒走，全在咱們家呢。」世凱說：「你到裡面回稟我那兄長一聲。」家人答應，接過兩個點心蒲包，進到裡面。來到院中，說道：「少主人，您的二弟來啦。」徐立急忙出來，接過兩個包來，送到屋中，二次出去迎接世凱。丁世凱一見，緊行幾步，跪倒叩頭。說聲：「兄長在上，小弟丁世凱參見。」徐立往旁一閃，說：「二弟請起，隨我來，到西屋我與你引見一位朋友。」當下二人到了西屋，與普蓮禮見。徐立說：「二弟，此位是屯龍口打虎灘的大寨主金花太歲普蓮。」又說：「普寨主，此位是我一個拜弟，他叫丁世凱。」那丁世凱上前施禮，普蓮伸手扶起說道：「朋友快起來，但不知你來此何事？」世凱說：「我來此看望我義母。因為現下我店中，來了一個醫生，專治勞病。我義母年老病多，我打算給薦了來，給他老人家看看病。」普蓮說：「朋友，你不用跟我說。我猜透了你的其肺肝然，你不是上這裡來看你的義母來了嗎？那就到後面去你的吧！你跟他有交情，咱們二人無細談的必要，去你的吧！」丁世凱一聽，這太不像話了。遂說：「姓普的，你與南蠻子趙庭打賭，盜來金書帖筆鬧龍寶鎧。你不敢明門人家，如今你的事敗，來在這裡。」普蓮說：「世凱，你怎麼知道我的事？」丁世凱說：「只因你棄山寨一走，那劉榮他們到各處查找。找到我那店中，是我一盤問他們，才知此事。如今我來是舉薦大夫，誰知你們在此呢？這不是屈死我嗎？再說我又不是掐指會算，陰陽有准。」普蓮說：「得啦，姓丁的，你就別胡說啦。到後面瞧你的義母去吧。咱們無的可說。」徐立道：「得啦二位，不用說啦，這是一種誤會。」回頭囑咐老家人道：「老哥哥快到外邊看守大門，再有人找，就說我沒在家，千萬別放進來。」說著他二人往裡而去。暫且不提。

且說普蓮，看他們已走。忙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們看如何？果然不出我所料吧。」雲峰、段峰說道：「那又如何呢？」普蓮道：「你二人是盡其交友之道呢？還是另行別計呢？」二峰說：「決對盡其交友之道，死生共之。」普蓮說：「此言差矣！你二人跟我在在一處，倘若被獲遭擒啦，那時人家得了勢。人賊一入都，我原是盜鎧之人，死而無怨。你二人隨我一死，未免有些冤。再者說，咱們三個人一死，西川你二哥，他知道嗎？那時有何人能夠與你我報仇？你們二人看事不祥，即行逃出重圍。到後面斬殺徐立的滿門，然後拿寶鎧一走，回到西川。一是報告我二弟普鐸，是與我交好的朋友，全告訴他們，大家來給我報仇。你們兩個人預備好了，少時聽我的，莫若先下手殺他們，然後再說。我還得見景生情，看出了破綻。說殺，咱們就來他個湊手不及。」

按下他們拿準備不提，如今且說徐立丁世凱二人，來到上房，徐立說：「夫人，兄弟來了。」說著打簾籠，說：「兄弟你請吧。」丁世凱說：「哥哥您太謙啦，咱們弟兄情同手足，何必如此的客氣呢。」說著話二人一齊進到屋中。那張氏迎了出來說道：「二弟來了。」世凱說：「是。」說著上前行禮。張氏道：「還得二弟救我全家滿門。」世凱道：「嫂嫂莫要心驚，兄弟正為此而來。」說話之間，一同來到西裡間。到了老太太的病榻之前，雙膝跪倒，說聲：「義母在上，兒丁世凱拜見。」老太太忙命徐立將自己扶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兒世凱呀，你可要搭救我的全家性命才好。」丁世凱看老太太面帶驚慌之色，遂說道：「義母您不必擔驚害怕，小兒此來正為此事。那寶鎧可曾在咱們家中？」老太太說：「在咱們家中，現在此箱子內存放。」丁世凱說：「好，您快將鑰匙交給我嫂嫂，好拿出我兄長的夜行衣來。這是白天，可以多做出點吃食來，大家全在西裡間隱藏。晚間我將辦差官全引了來，好拿他們。義母您就放心吧。」老太太一聽，這才將鑰匙拿出，交給張氏，張氏忙接了過來，到東裡間打開箱子，取出夜行衣與短把刀一口，交與徐立。

徐立一拉刀，沒拉出來。原來當年金盆洗手的時候，刀跟鞘也得過水，刀能用布擦，鞘沒法子擦，所以長鏽了。他二人各揪一頭，才將刀拉了出來。世凱要來桂花頭油，倒在了鞘裡，將刀裝上，來回一搖，自可將鏽磨掉。徐立穿好夜行衣，綁上左右手腕的袖箭筒兒，一按簧「嘎吧嘩啦」一聲，袖箭不出來啦。徐立不由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四年的工夫，已然失了用處。今天要動手，哥哥我要涉險。」丁世凱道：「兄長請放寬心，兄弟我有護身的軍刃，不怕他們。」二人將後宅安排好了，徐立暗帶短把刀，然後罩上大衣。倆個人這才來到外院西房。普蓮道：「徐仁兄、丁賢弟，你二人在裡面可將主意商量好了？怎麼樣下手拿我們三個人呀？」徐立道：「普寨主此言差矣！我們單有我們的事，普蓮賢弟千萬不要多心。」普蓮說：「事實在此，還容我多心嗎？那麼老太太的病體怎樣？」徐立說：「病體沉重。」世凱說：「大哥，您先陪著他弟兄講話。待我回到店中，將那醫生請來，好與老太太看病。還得請他們三位作陪。」普蓮一聞此言，哈哈大笑，一咬牙，說聲：「二位賢弟預備了。」那二峰推簾亮刀，便要動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